水滸傳（70回本)/第45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上一回

水滸傳（70回本)
第四十五回　病关索大翠屏山　拚命三火烧祝家店
作者：施耐庵

下一回

【总批 ：佛灭度后，诸恶比丘于佛事中广行非法，破坏象教，起大疑谤；殄灭佛法，不尽不止。我欲说之，久不得便，今因读此而寄辩之。恶世比丘行非法时，每欲假托如来象教：或云讲经，或云造像，或云忏摩，或云受戒。外作种种无量庄严，其中包藏无量淫恶。是初不知如县佛事，如来在时，悉有仪则；如讲经者，如来大师于人天中作师子吼，三转法轮，得道为证，非第二人力之所及。如来既灭，有诸大士承佛遗嘱，流通尊经，则必审择希世法器，住于深山，闭门讲说。讲己思惟，思己坐禅，坐己行道，行己覆说。于二六时，不暇剪爪。初不听许在于阛阓椎钟布告，招集男女，拍肩联臂，作诸戏笑，令菩提场杂秽充满。造像法者，如来非欲以己形像流布人间。是皆广用异妙方便，表宣法相，令众欢喜。四王天者，表示四谛：右伽蓝神，左应真者，表于俗谛，及以真谛；十六尊者，表十六句，迦叶阿难，表行与说；三世佛者，表世间尊。如是等像，莫不有表。初不听许广造一切淫祀鬼神，罗列堂殿，引诸女人烧香求福，惑乱僧徒，污染梵行。忏摩法者，超出世间有力大人，了知本性，纯白无垢，非以后心，忏于前心；从本寂静，不造罪故。

譬如以水而洗于水，当知毕竟无有是处。然为微细，余习未除，是用翘勤，质对尊像，求哀自责，誓愿清净，克期一报，永尽无遗。初不听许广开坛场，巧音歌唱，族姓子女，履舄交错，僧尼无分，笑语不择，于惭愧法，无惭无愧。受戒法者，如来制戒，

分性与遮，性戒广渊，是为一切法身大士所游戏处，遮戒谨严，则为七众同所受持。若或有人，持于遮戒，通达性戒，是名合道芬陀利华。若不通于性戒妙义，但著袈裟，细视徐行，直不得名持遮戒也。授戒之法，释迦世尊为大和尚，弥勒菩萨作教授师，文殊尸利作羯磨师。

初不听许盲师瞎众，自盯叹誉，网罗士女，作己眷属，交通闺房，僧俗相接，密坐低语，招世毁谤。至如近世佛教滥觞，更有一切庆佛诞生，开佛光明，烧船化库，求乞法名，如是种种怪异之事，竞共兴作，惑乱世间。妖比丘尼，穿门入室，邀诸淫女、寡女、处女，连袂接履，招摇梵刹，广起无量不净诸行，尤为非法，恼乱如来。夫释迦者，二月八日沸垦出时，降生皇宫；二月八日沸星出时，成菩提道；二月八日沸星出时，转大法轮；二月八日沸星出时，入于涅槃。其余一切诸大菩萨，无不各各先一99日生，后一日灭。何尝某甲于某日生，某甲某日如世俗事。若为如来开光明者，如来已于无量劫来开大光明，五眼四智，种种具足。何曾有人反以光明，施与如来？若谓如来教人营福，烧化船库，寄来生者，如来法中诃责三业，贪为第一。是故现世国城妻子，犹教之言汝应弃舍，何得反兴妖妄之论，谓来世福，今世可求？

若谓如来听诸女人求法名者，如来在时，尚禁女人不得来于僧伽蓝中，何尝广求在家女人围绕于己？至如经中末利夫人、韦提夫人、舍脂夫人、德曼夫人，秉大誓愿，来从佛学，亦皆仍其旧时名字，何曾为其别立异名？世间当知如是种种怪异之事，皆是恶僧为钱财故，巧立名色。既得钱财，必营房屋；营房室已，次营衣服，广于一身，作诸庄严；作庄严已，恣求淫欲，求淫欲时，何所不至？破坏佛法，破坏世法，破坏常住，破坏檀越。如是恶僧，出现世时，如来象教，应时必灭。是以世尊于垂涅槃，敕诸国王、大臣、长者、一切世间菩萨大人，欲护我法，必先驱逐如是恶僧，可以刀剑而砍刺之。彼若避走，疾以弓箭而射杀之。

在在处处，搜捕扫除，毋令恶种尚有遗留。是则名为真正护法，是则名为爱恋如来，是则名为最胜供养，是则名为众生眼目。若复有人顾瞻祸福，犹豫不忍，是人即为世间大愚可怜悯者，一切如来为之悲哭。譬如壮士，展臂之间，已堕地狱，不可救拔。呜呼哀哉！安得先佛重出于世，一为廓清，令我众生，知是福田，为非福田，不以此言为河汉也！

西门庆一篇，已极尽淫秽之致矣，不谓忽然又有裴如海一篇，其淫其秽又复极尽其致。读之真似初春食河鲀，不复信有深秋蟹螯之乐。及至持螯引白，然后又疑梅圣俞“

不数鱼虾”之语，徒虚语也。

王婆十分研光，以整见奇；石秀十分瞧科，以散入妙，悉是绝世文字。】

话说当下众邻舍结住王公，直到蓟州府里首告。知府却才升厅。一行人跪下告道：这老子挑著一担糕粥，泼翻在地下。看时，有两个死在粥里：【先说泼粥，次说死尸，妙绝。○在粥里，妙。】一个是和尚，一个是头陀。俱各身上无一丝。头陀身边有刀一把。”老子告道：“老汉每日常卖糕粥糜营生，只是五更出来赶趁。今朝得起早了些个，和这铁头猴子只顾走，不看下面，一交绊翻，碗碟都打碎了。相公可怜！【重诉跌碎碗碟，轻带两个死尸，妙得经纪老子情性。知此，则听讼直易易也。】只见血渌渌的两个死尸，又吃一惊！【只诉自己吃惊，不管两人被杀，妙妙。】叫起邻舍来，倒被扯住到官！【倒被妙，活是不知高低老子。】望相公明镜办察！”知府随即取了供词，行下公文，委当方里甲带了忤作公人，押了邻舍王公一干公等，下来简验尸首，明白回报。众人登场看简已了，回州禀复知府：“被杀死僧人系是报恩寺阁黎裴如海。傍边头陀系是寺后胡道。和尚不穿一丝，身上三四道搠伤致命方死。胡道身边见有凶刀一把。只见顶上有勒死伤痕一道，系是胡道掣刀搠死和尚，惧罪自行勒死。”【益叹石秀胸中精细，做事出人。】知府叫拘本寺僧，鞫问缘故，俱各不知情
由。知府也没个决断。当案孔目禀道：“眼见得这和尚裸形赤体，必是和那头陀干甚么不公不法的事，互相杀死，不干王公之事。邻舍都教召保听候；尸首著仰本寺住持，即备棺木盛殓，放在别处；立个互相杀死的文书便了。”知府道：“也说得是。”随即发落了一干人等，不在话下。

前头巷里【又是一条巷。】那些好事的子弟做成一只曲儿，唱道：堪笑报恩和尚，撞著前生冤障；将善男瞒了，【妙。】信女勾来，【妙。】要他喜舍肉身，【妙妙。】慈悲欢畅。【妙。】怎极乐观音方才接引，【妙。】蚤血盆地狱塑来出相？【妙。○真是绝妙好辞。】想‘色空空色，空色色空，’他全不记多心经上。【妙。】到如今，徒弟度生回，【妙，绝倒。】连长老涅盘街巷。【妙，绝倒。】若容得头陀，头陀容得，和合多僧，【妙。○多僧者，上下各二也。】同房共住，【妙妙。】未到得无常勾帐。【妙。】只道目莲救母上西天，从不见这贼秃为娘身丧！【妙妙。】

后头巷里【又是一条巷。】也有几个好事的子弟，听得前头巷里唱著，不服气，便也做只临江仙唱出来赛他道：淫戒破时招杀报，【妙。】因缘不爽分毫。【妙。】本来面目忒蹊跷：【妙。】一丝真不挂，【妙妙。】立地放屠刀！【真正绝妙好辞。】大和

尚今朝圆寂了，【绝倒。】小和尚昨夜狂骚。【绝倒。】头陀刎颈见相交，【妙。】为争同穴死，【妙，同穴绝倒。】誓愿不相饶。【妙。】两只曲，条条巷【又是条条巷。】都唱动了。那妇人听得，目瞪口呆，却不敢说，只是肚里暗暗地叫苦。

杨雄在蓟州府里，有人告道杀死和尚头陀，心里早知了些个，寻思：“此一事准是石秀做出来的。我前日一时间错怪了他。我今日闲些，且去寻他，问他个真实。”正走过州桥前来，只听背后有人叫道：“哥哥，那里去？”杨雄回过头来，见是石秀，【撞着略换。】便道：“兄弟，我正没寻你处。”石秀道：“哥哥，且来我下处，和你说话。”把杨雄引到客店里小房内，说道：“哥哥，兄弟不说谎么？”【石秀可畏，笔笔写出咄咄相逼之势。】杨雄道：“兄弟，你休怪我。是我一时之愚蠢，酒后失言，反被那婆娘猜破了，说兄弟许多不是。我今特来寻贤弟，负荆请罪。”石秀道：“哥哥，兄弟虽是个不才小人，是顶天立地的好汉，如何肯做别样之事？【此语前武松亦曾说，却觉其阔大；今在石秀文中，便见其尖刻。真乃各极其妙。】怕哥哥日后中了奸计，因此来寻哥哥，有表记教哥哥看。”【此句直贯下尽剥在此，皆石秀语。中间却夹写一句将出衣裳，越显石秀咄咄可畏。】——将出和尚头陀的衣裳。——“尽剥在此！”【将出衣裳了，又说此四字，写得如活。】杨雄看了，心头火起，便道：“兄弟休怪。我今夜碎割了这贱人，出这口恶气！”【是杨雄。】石秀笑道：“你又来了！【石秀又狠毒，又精细，笔笔写出。】你既是公门中勾当的人，如何不知法度？你又不曾拿得他真奸，如何杀得人？倘或是小弟胡说时，却不错杀了人？”【石秀转说转复可畏。】【容眉批：石三郎精细，真有意思，杨雄一莽汉耳。】杨雄道：“似此怎生罢休得？”【罢休二字绝倒。忽然说到碎割，忽然说到罢休，是杨雄也。】石秀道：“哥哥，只依著兄弟的言语，教你做个好男子。”杨雄道：“贤弟，你怎地教我做个好男子？”石秀道：“此间东门外有一座翠屏山，好生僻静。

哥哥到明日，只说道：‘我多时不曾烧香，我今来和大嫂同去。’把那妇人赚将出来，就带了迎儿同到山上。【精细。】小弟先在那里等候著，当头对面，把这是非都对得明白了。哥哥那时写与一纸休书，弃了这妇人，【多恐杨雄不肯，且先说是休弃；到得是非对毕，飕地递过刀来。石秀节节精细，节节狠毒，我畏其人。】【容夹批： 妙。】却不是上著？”杨雄道：“兄弟何必说得？你身上清洁，我已知了。都是那妇人说谎！”【杨雄似不肯。】石秀道：“不然，【咄咄可畏。】我也要哥哥知道他往来真实的事。”【写石秀可畏之极。】杨雄道：“既然兄弟如此高见，必然不差。【是杨雄。】我明日准定和那贱人来，你休要误了。”石秀道：“小弟不来时，所言俱是虚谬。”【句句生棱，字字出角，转说转复可畏。】杨雄当下别了石秀，离了客店，且去府里办事；至

晚回家，并不提起，亦不说甚，只和每日一般。【前夜何不便尔？文情回合成趣。】

次日，天明起来，对那妇人说道：“我昨夜梦见神人怪我，说有旧愿不曾还得。【也是还愿，绝倒。】向日许下东门外岳庙里那炷香愿，未曾还得。今日我闲些，要去还了。须和你同去。”那妇人道：“你便去还了罢。要我去何用？”【同是还愿，一肯去，一不肯去，写来绝倒。】杨雄道：“这心愿是当初说亲时许下的，必须要和你同去。”那妇人道：“既是恁地，我们早吃些素饭，烧汤洗浴了去。”杨雄道：“我去买香纸，雇轿子。你便洗浴了，梳头插带了等我。就叫迎儿也去走一遭。”杨雄又来客店里相约石秀：“饭罢便来，兄弟，休误。”石秀道：“哥哥，你若得来时，只教在半山里下了轿，你三个步行上来。我自在上面一个僻处等你。不要带闲人上来。”【石秀色爸精细，可畏之甚。】

杨雄约了石秀，买了纸烛归来，吃了早饭。那妇人不知有此事，只顾打扮的整整齐齐。迎儿也插带了。轿夫扛轿子，早在门前伺候。杨雄道：“泰山看家，我和大嫂烧香了便回。”潘公道：“多烧香。早去早回。”【宛然前日石秀告潘公语，回合成趣。】那妇人上了轿子，迎儿跟著，杨雄也随在后面。出得东门来，杨雄低低分付轿夫道：“与我上翠屏山去，我自多还你些轿钱。”

不到两个时辰，早来到翠屏山上。原来这座翠屏山在薊州东门外二十里，都是人家的乱坟；上西一望，尽是青草白杨。并无庵舍寺院。当下杨雄把那妇人抬到半山，叫轿夫歇下轿子，拔去葱管，搭起轿帘，【微细必悉。】叫那妇人出轿来。妇人问道：“怎地来这山里？”杨雄道：“你只顾且上去。——轿夫，只在这里等候，不要来，少刻一发打发你酒钱。”轿夫道：“这个不妨，小人只在此间伺候便了。”

杨雄引著那妇人并迎儿，三个人上了四五层山坡，只见石秀坐在上面。那妇人道：“香纸如何不将来？”【妇人未上轿，杨雄以买香纸诓之；及其既上轿，杨雄便只空身跟来，以免后文收拾也。】杨雄道：“我自先使人将上去了。”把妇人一引，引到一处古墓里。【前日一引二引三引四引五引，今日只一引，回合成趣。】石秀便把包裹、腰刀、杆棒都放在树根前来，【精细之极。】道：“嫂嫂拜揖。”【只四字，亦复咄咄可畏。】那妇人连忙应道：“叔叔怎地也在这里？”一头说，一面肚里吃了一惊。【活画。】石秀道：“在此专等多时。”【咄咄可畏。】杨雄道：“你前日对我说道，叔叔多遍把言语调戏你，又将手摸著你胸前，问你有孕也未，今日这里无人，你俩个对得明白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哎呀！过了的事，只顾说甚么？”【妙绝，绝倒。】【容夹批：画。】

石秀睁著眼道：“嫂嫂！你怎么说？”【活画石秀。○只四字妙绝。】那妇人道：“叔叔，你没事自把髯儿提做甚么？”【妙绝，绝倒。○合前后二语，想妇人此时千难万难，妙笔能体出也。】【容夹批：画。】石秀道：“嫂嫂！嘻！”【只一字妙绝。○上只四字，此只一字，而石秀一片精细，满面狠毒，都活画出来。俗本妄改许多闲话，失之万里。】便打开包里，取出海阇黎并头陀的衣服来，撒放地下，道：“你认得么？”【咄咄畏人。】【余评：石秀将前言对明，使杨雄石秀之心可羡。石秀色欲不染古之罕矣。】那妇人看了，飞红了脸，无言可对。石秀飕地掣出腰刀，【石秀狠毒之极，笔笔写出。】便与杨雄说道：“此事只问迎儿！”【看他写翠屏山，全是石秀调遣杨雄。】

杨雄便揪过那丫头，【是杨雄。】跪在前面，喝道：“你这小贱人，快好好实说！如何在和尚房里入奸，【一如何。】如何约会把香桌儿为号，【二如何。】如何教陀头来敲木鱼，【三如何。○问中三用如何。】实对我说，饶你这条性命！但瞒了一句，先把你剁做肉泥！”【余评： 丫环招明前与（门者）黎和尚偷情之事，后者观之，有言丫环不招前事，则潘氏亦不肯招，便杨雄无证，不能杀戮其妻。此不是也。就丫环不招，石秀拿得真装，杨雄亦杀其妻，切不可如此断。】迎儿叫道：“官人！不干我事，不要杀我。我说与你。”如何僧房中吃酒；【一如何。】如何上楼看佛牙；【二如何。】如何赶他下楼看潘公酒醒；【三如何。】第三日如何头陀来后门化斋饭；【四如何。】如何教我取铜钱布施与他；【五如何。】如何娘子和他约定，但是官人当牢上宿，要我掇香桌儿放出后门外，便是暗号，头陀来看了去报知和尚；【六如何。】如何海阇黎扮做俗人，带顶头巾入来，娘子扯去了，露出光头来；【七如何。】如何五更听敲木鱼响，要看开后门放他出去；【八如何。】如何娘子许我一副钏镯，一套衣裳，【所许前略此补。】【容夹批： 画。】我只得随顺了；【九如何。】如何往来已不止数十遭，后来便吃杀了，【十如何。】如何又与我几件首饰，教我对官人说石叔叔把言语调戏一节，——“这个我眼里不曾见，因此不敢说。【十一如何。○补前所无，又说得好。】【容夹批：画。】【袁夹批：补出前情。】只此是实，并无虚谬。”迎儿说罢，石秀便道：“哥哥，得知么？【石秀可畏，语语咄咄来逼。】我般言语须不是兄弟教他如此说！【语语咄咄来逼。】请哥哥却问嫂嫂备细缘由！”【看他又调遣。】

杨雄揪过那妇人来，【是杨雄。】喝道：“贼贱人！丫头已都招了，你便一些儿休赖，再把实情对我说了，饶你这贱人一条性命！”那妇人说道：“我的不是了！你看我旧日夫妻之面，饶恕了我这一遍！”【容夹批： 画。】石秀道：“哥哥，含糊不得！【石秀狠毒之极，我恶其人。○写得石秀拦接之间，骇疾不可当。】须要问嫂嫂一个从头备细原

由！”杨雄喝道：“贱人！你快说！”那妇人只得把和尚二年前如何起意；【一如何。】如何来结拜我父做干爷；【二如何。】做好事日，如何先来下礼；【三如何。】我递茶与他，如何只管看我笑；【四如何。】如何石叔叔出来了，连忙去了；【五如何。】如何我出去拈香，只管捱近身来；【六如何。】半夜如何到布帘前捏我的手，便教我还了愿好；【七如何。】如何叫我是娘子，骗我看佛牙；【八如何。】如何求我图个长便；【九如何。】何何教我反间你，便捻得石叔叔出去；【十如何。】如何定要我把迎儿也与他，说不时，我便不来了；【十一如何。○迎儿说一遍，巧云又说一遍，却句句不同，迎儿所说皆是事，巧云所说皆是情也。】一一都说了。石秀道：“你却怎地对哥哥倒说我来调戏你？”【上第十句，已明明招出石秀，务要特地再提出来，洗刷清白，咄咄相逼，可畏可恨。】那妇人道：“前日他醉了骂我，我见他骂得跷蹊，我只猜是叔叔看见破绽，说与他；【容夹批： 画。】也是前两三夜，他先教道我如此说，【补文中之所无。】这早晨便把来支吾；实是叔叔并不曾恁地。”石秀道：“今日三面说得明白了，任从哥哥心下如何措置。”【石秀转说转更可畏。○通篇结束到此一句，写石秀只为明白自己，并非若武松之于金莲，令人可恨。】杨雄道：“兄弟，你与我拔了这贱人的头面，剥了衣裳，然后我自伏侍他！”【杨雄好笑。】石秀便把妇人头面首饰衣服都剥了。【便把二字，写石秀可畏可恨。】

杨雄割两条裙带把妇人绑在树上。石秀把迎儿的首饰也去了，【便把妙，径把又妙，都写石秀可畏可恨。】递过刀来，【写石秀却在人情之外，天地间固另有此一等狠毒人。】说道：“哥哥，这个小贱人留他做甚么！一发斩草除根！”【何至于此，可畏可恨。】杨雄应道：“果然！【好笑。】兄弟把刀来，我自动手！”迎儿见头势不好，却待要叫。杨雄手起一刀，挥作两段。那妇人在树上叫道：“叔叔，劝一劝！”【活画绝倒。】石秀道：“嫂嫂！不是我！”【石秀狠毒，句句都画出来。○不是你劝的事，又是你帮的事耶？】【芥眉批： 武松杀淫妇、奸夫，一团雄武，石秀杀和尚、婆娘，一味松秀，各成一个极痛快局面。】杨雄向前，把刀先挖出舌头，一刀便割了，且教那妇人叫不得。杨雄却指著骂道：“你这贼贱人！我一时误听不明，险些被你瞒过了！一者坏了我兄弟情分，二乃久后必然被你害了性命！我想你这婆娘，心肝五脏怎地生著！我且看一看！”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下，【不堪。】取出心肝五脏，挂在松树上。【闲。】杨雄又将这妇人七件事分开了，却将钗钏首饰都拴在包裹里了。【好。】

杨雄道：“兄弟，你且来，和你商量一个长便。如今一个奸夫，【少说了一个。】一个淫妇，【亦少说一个。】都已杀了，只是我和你投那里去安身？”石秀道：“兄弟自有个所在，请哥哥便行。”【写石秀精细出人。】杨雄道：“却是那里去？”石秀道：

“哥哥杀了人，兄弟又杀人，不去投梁山泊入伙，却投那里去？”杨雄道：“且住。我和你又不曾认得他那里一个人，如何便肯收录我们？”石秀道：“哥哥差矣。如今天下江湖上皆闻山东及时雨宋公明招贤纳士，结识天下好汉。

谁不知道？放著我和你一身好武艺，愁甚不收留？”杨雄道：“凡事先难后易，免得后患。我却不合是公人，只恐他疑心，不肯安著我们。”【容夹批： 是。】石秀道：“他不是押司出身？【石秀写得色色出人。】我教哥哥一发放心。前著，哥哥认义兄弟那一日，先在酒店里和我吃酒的那两人：一个是梁山泊神行太保戴宗，一个是锦豹子杨林。他与兄弟十两一锭银子，尚兀自在包里，【忽然回合。】因此可去投托他。”杨雄道：“既有这条门路，我去收拾了些盘缠便走。”【容夹批： 蠢。】石秀道：“哥哥，你也这般搭缠。【芥眉批： 杨雄到底有雌气，全赖石秀才做得个丈夫。】倘或入城事发拏住，如何脱身？放著包裹里见有若干钗钏首饰，兄弟又有些银两，再有人同去也够用了；【逗一句引下文，妙笔。】何须又去取讨？惹起是非来，如何解救？这事少时便发，不可迟滞，我们只好望山后走。”

石秀便背上包裹，拿了杆棒；杨雄插了腰刀在身边，提了朴刀。却待要离古墓，只见松树后走出一个人来，叫道：“清平世界，荡荡乾坤。把人割了，却去投奔梁山泊入伙！我听得多时了！”【奇文。】【余评： 杨雄、石秀二人听见时迁言白日青天之事，使二人未知是时迁，闻知此言，肝胆皆裂矣。】杨雄、石秀看时，那人纳头便拜。【又奇。】杨雄却认得。这人姓时，名迁，祖贯是高唐州人氏；流落在此，只一地里做些飞檐走壁跳篱骗马的勾当；曾在蓟州府里吃官司，却是杨雄救了；人都叫他做鼓上蚤。当时杨雄便问时迁：“你如何在这里？”时迁道：“节级哥哥听禀：小人近日没甚道路，在这山里掘些古坟，觅两分东西。因见哥哥在此行事，不敢出来冲撞。却听说去投梁山泊入伙，——小人如今在此，只做得些偷鸡盗狗的勾当，几时是了？跟随得二位哥哥上山去，却不好？未知尊意肯带挈小人否？”石秀道：“既是好汉中人物，他那里如今招纳壮士，那争你一个？若如此说时，我们一同去。”时迁道：“小人认得小路去。”【好。】当下引了杨雄，石秀三个人自取小路下后山投梁山泊去了。

却说这两个轿夫在半山里等到红日平西，不见三个下来；分付了，又不敢上去；挨不过了，【如活。】不免信步寻上山来。只见一群老鸦成团打块在古墓上。【奇文。】两个轿夫上去看时，原来却是老鸦夺那肚肠吃，以此聒噪。【奇文。】轿夫看了，吃著一惊，慌忙回家报与潘公，一同去蓟州府里首告。知府随即差委一员县尉带了忤作行人来翠屏山检验尸首。已了，回复知府，禀道：“检得一口妇人潘巧云割在松树边；使女

迎儿杀死在古墓下；坟边遗下一堆妇人与和尚头陀衣服。”【写石秀胸中经济如许。】知府听了，想起前日海和尚头陀的事，备细询问潘公。那老子把这僧房酒醉一节和这石秀出去的缘
由细说了一遍。知府道：“眼见得这妇人与和尚通奸。那女使头陀做。想石秀那厮路见不平，杀死头陀，和尚；杨雄这厮今日杀了妇人女使无疑。.....定是如此。只拿得杨雄，石秀，便知端的。”当即行移文书，捕获杨雄，石秀。其余轿夫等，各放回听候。潘公自去买棺木，将尸首殡葬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杨雄、石秀、时迁，离了蓟州地面，在路夜宿晓行，不则一日，行到郓州地面；过得香林洼，早望见一座高山。不觉天色渐渐晚了，看见前面一所靠溪客店。三个人行到门首，店小二待关门，只见这三个人撞将入来。小二问道：“客人，来路远，以此晚了？”时迁道：“我们今日走了一百里以上路程，因此到得晚了。”小二哥放他三个入来安歇，问道：“客人，不曾打火么？”时迁道：“我们自理会。”小二道：“今日没客歇，灶上有两只锅干净，客人自用不妨。”时迁问道：“店里有酒肉卖么？”小二道：“今日早起有些肉，都被近村人家买了去，只剩得一瓮酒在这里，并无下饭。”时迁道：“也罢；先借五升米来做饭，却理会。”小二哥取出米来与时迁，就淘了，做起一锅饭来。石秀自在房中安顿行李。【叙得清出。】杨雄取出一只钗儿，把与店小二，【叙得清出。】先回他这瓮酒来吃，明日一发算帐。小二哥收了钗儿，便去里面掇出那瓮酒来开了，将一碟儿熟菜放在桌子上。时迁先提一桶汤来叫杨雄，石秀洗了脚手；【写时迁渐引入事来。】一面筛酒来，就来请小二哥一处坐地吃酒；【非必要小二同饮，只为要问起祝家备细也。】放下四只大碗，斟下酒来吃。

石秀看见店中檐下插著十数把好朴刀，【奇。】问小二道：“你家店里怎的有这军器？”小二哥应道：“都是主人家留在这里。”石秀道：“你家主人是甚么样人？”小二道：“客人，你是江湖上走的人，如何不知我这里的名字？前面那座高山便唤做独龙山。山前有一座凛巍巍冈子便唤做独龙冈。上面便是主人家住宅。这里方圆三十里，唤做祝家庄、庄主太公祝朝奉有三个儿子，称为‘祝氏三杰。’庄前庄后有五七百人家，都是佃户。各家分下两把朴刀与他。这里唤作祝家店。常有数十个家人来店里上宿，以此分下朴刀在这里。”石秀道：“他分军器在店里何用？”小二道：“此间离梁山泊不远，只恐他那里贼人来借粮，因此准备下。”石秀道：“与你些银两，回与我一把朴刀用，如何？”【生波。】小二哥道：“这个使不得，器械上都编著字号。我小人吃不得主人家的棍棒。我这主人法度不轻。”石秀道：“我自取笑你，你却便慌。且只顾吃酒。”小二道：“小人吃不得了，先去歇了。客人自便，宽饮几杯。”

小二哥去了。杨雄，石秀，又自吃了一回酒。只见时迁道：“哥哥，要肉么？”杨雄道：“店小二说没了肉卖，你又那里得来？”时迁嘻嘻的笑著去灶上提出一只老大公鸡来。【都是生发后文，无甚出色。】杨雄问道：“那里得这鸡来？”时迁道：“小弟却才去后面净手，见这只鸡在笼里，寻思没甚吃酒，被我悄悄把去溪边杀了，提桶汤去后面，就那里浔得干净，煮得熟了，把来与二位哥哥吃。”杨雄道：“你这厮还是这等贼手贼脚！”石秀笑道：“还未改本行！”三个笑了一回，把这鸡来手撕开了，一面盛饭来。只见那店小二略睡一睡，放心不下，爬将起来，前后去照管；只见厨桌上有些鸡毛和鸡骨头，却去灶上看时，半锅肥汁。小二慌忙去后面笼里看时，不见了鸡，连忙出来问道：“客人，你们好不达道理！如何偷了我店里报晓的鸡吃？”时迁道：“见鬼了！耶！耶！【如闻其声。】我自路上买得这只鸡来吃，何曾见你的鸡！”小二道：“我店里的鸡却那里去了？”时迁道：“敢被野猫拖了，黄猩子吃了，鹞鹰扑去了？我却怎地得知？”【好，如闻其声。】小二道：“我的鸡才在笼里，不是你偷了是谁？”石秀道：“不要争。值几钱，赔了你便罢。”店小二道：“我的是报晓鸡，店内少他不得。你便赔我十两银子也不济，只要还我鸡！”石秀大怒道：“你诈哄谁！老爷不赔你便怎的！”店小二笑道：“客人，你们休要在这里讨野火吃！只我店里不比别处客店：拏你到庄上便做梁山泊贼寇解了去！”【看他要生出事头，无可生处，如此曲折写来。】石秀听了，大骂道：“便是梁山泊好汉，你怎么拏了我去请赏？”杨雄也怒道：“好意还你些钱，不赔你怎地拏我去？”小二叫一声：“有贼！”只见店里赤条条地走出三五个大汉来，迳奔杨雄，石秀来。被石秀手起，一拳一个，都打翻了。小二哥正待要叫，被时迁一拳打肿了脸，做声不得。这几个大汉都从后门走了。杨雄道：“兄弟，这厮们一定去报人来，我们快吃了饭走了罢。”三个当下吃饱了，把包裹分开背了，穿上麻鞋，跨了腰刀，各人去枪架子上拣了一条好朴刀。【好。】石秀道：“左右只是左右，不可放过了他！”便去前寻了把草，灶里点个火，望里面四下烧著。【毕竟写出是石秀。】看那草房被风一煽，刮刮杂杂火起来。那火顷刻间天也似般大。三个拽开脚步，望大路便走。

三个人行了两个更次，只见前面后面火把不计其数；约有一二百人，发著喊，赶将来。石秀道：“且不要慌，我们且拣小路走。”【石秀只是乖。】杨雄道：“且住！一个来杀一个！两个来杀一双！待天色明朗即走！”【此处却写出杨雄。】【眉批：此处忽然写杨雄。】说犹未了，四下里合拢来。杨雄当先，石秀在后，时迁在中，【独写杨雄。】三个挺著朴刀来战庄客。那伙人初时不知，轮著枪棒赶来，杨雄手起朴刀，早戳翻了五七个，前面的便走，后面的急待要退。石秀赶入去，又戳翻了六七人。四下里庄客见说杀伤了十数人，都是要性命的，思量不是头，都退去了。三个得一步赶一步。正

走之间，喊声又起。枯草里舒出两把挠钩来，正把时迁一挠钩搭住，拖入草窝里去了。【苦一时迁拖去，便令下文住手不得，生出三打祝家庄也。】

石秀急转身来救时迁，背后又舒出两把挠钩来，却得杨雄眼快，便把朴刀一拨拨开，望草里便戳。发声喊，都走了。【不可不救，不可定救，只如此好。】两个见捉了时迁，怕深入重地，亦无心恋战：“ 不得时迁了，且四下里寻路走罢。 ”见远远的火把乱明，小路又无丛林树木，照得有路便走，【画出。】一直望东边去了。众庄客四下里赶不著，自救了带伤的人去，将时迁背翦绑了，押送祝家庄来。

且说杨雄、石秀，走到天明，望见一座村落酒店。石秀道：“ 哥哥，前头酒肆里买碗酒饭吃了去，就问路程。 ”两个便望村店里来，倚了朴刀坐下，叫酒保取些酒来，就做些饭吃。酒保一面铺下菜蔬，烫将酒来。方欲待吃，只见外面一个大汉走入来，生得阔脸方腮，眼鲜耳大，貌丑形粗，穿一领茶褐紬衫，戴一顶万字头巾，系一条白绢搭膊，下面穿一双油膀靴，叫道：“ 大官人教你们挑了担来庄上纳。 ”店主人连忙应道：“ 装了担，少刻便送到庄上。 ”那人分付了，便转身；又说道：“ 快挑来！ ”却待出门，正从杨雄，石秀前面过。杨雄却认得他。便叫一声“ 小郎，你如何在这里，不看我一看？ ”那人回转头来看了一看，却也认得，便叫道：“ 恩人如何来到这里？ ”望著杨雄便拜。

不是杨雄撞见了这个人，有分教：

三庄盟誓成虚谬，众虎咆哮起祸殃。

毕竟杨雄，石秀，遇见的那人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